

多層次因果分析論馬英九的外交思維

紀舜傑

淡江大學未來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摘要

本論文以未來學的「多層次因果分析」分析馬英九的外交政策，另以「時間觀」檢視馬英九對台灣與中國的未來發展。在表象層，馬英九對台灣邦交的問題歸諸於台灣的邦交國數字增減，被打壓的次數，被羞辱的場合，引伸出與中國關係交惡的代價，失業率、經濟表現不佳，將所有台灣內外的問題都歸結於與中國關係的交惡所致。系統層則著眼於主權、全球化經濟、外交惡性競爭、人道原則、擱置爭議、建立互信、負責任的利害關係者、國際社會整體的穩定等經濟、政治、社會、環境等考量。在馬英九的世界觀中，馬英九與他的核心幕僚已經跳脫台灣的觀點看待未來的世界，他們在期待並希望創造一個中國人主導的世界，台灣應該參與中國的崛起。在最深層的迷思層次，馬英九對台灣與中國的發展，存在的最大迷思是中華民族的概念，他用中華民族處理這兩塊土地上的歷史記憶、政治認同、國家認同、文化認同、和民族認同等複雜的問題，簡單地以中華民族建構最大公約數。本文結論建議反對黨提出不同的對照，讓人民有所選擇與依靠。解構馬英九的權是不是終極目標，建構一個有別於他，而且能獲得台灣人民青睞的願景才是真正的目的。

關鍵詞：多層次因果分析、中華民族、世界觀

壹、前言

台灣的總統是外交政策的最終負責人，眾所皆知，在政策的分工上，外交、國防、與兩岸事務是由總統親自操盤，行政院各部會雖然都有涉外事務的部門和人員，但是欠缺橫向與縱向的聯繫，總統府與國安會應該扮演的就是整合所有對外事務的核心角色。新的總統上任，大眾必然期待有新的外交政策，雖然外交政策不必然是總統大選的主要議題，但是因為台灣與中國的關係牽連台灣內部的主要議題，因此外交與兩岸的政策便成一體兩面，相互連動也互為因果。

馬英九(2008a)在競選時便提出「採取尊嚴、務實、靈活的『活路外交』，為中華民國在國際間找到一條新的出路。」用「活路外交」對照他所形容的民進黨的「烽火外交」、「衝撞外交」。在就職典禮上，對兩岸提出16字箴言「正視現實、建立互信、擱置爭議、共創雙贏」。在這些原則下，台灣與中國的建交、斷交割喉戰暫時停止，台灣獲得以觀察員身份出席「世界衛生大會」(WHA)的機會，兩岸也簽署超過10個協議和聲明。但是馬英九擱置爭議的作法並未獲得中國較實質的回應，有人以毛澤東的矛盾論主張國民黨與共產黨的交手，主導權仍是在後者，因為兩邊的矛盾折衝，應該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規定的(李逸舟，2009)。

本論文的討論重點在於以未來學的「多層次因果分析」(causal layered analysis, CLA)分析馬英九的外交政策，另外也將以「時間觀」的切入點檢視馬英九對台灣與中國的未來發展，因為馬英九將兩岸關係定位為外交關係的上位關係，因此本文會以較大篇幅討論馬英九對兩岸的政策思維。

貳、多層次因果分析簡介

CLA在未來學裡既是理論也是研究方法，在理論層次它是企圖整合社會科學的實證、批判、文化分析、和行動研究的認知模式，認為人類的認知是垂直的活動，知識的根源來自歷史、文化、社會結構，呼應傅柯(Michael

Foucault) 所主張的「知識的歷史框架」(historical frame of knowledge)，即各種知識都是在特定的歷史底下的產物 (Foucault, 1973)。另外 CLA 也融合 Johan Galtung (1996) 所主張的文明密碼 (deep civilizational codes)，即要了解國際關係必須瞭解各國的文明根源 (civilizational origins)，例如不同文明對女人、他人、自然、歷史的觀點都不同。簡單地說，CLA 是對問題的深度剖析，對問題的成因和定義從最表面到最深層地抽絲剝繭，希望能找到最根底的密碼 (Inayatullah, 2004)。

CLA 由上述理論基礎發展出的方法為，將問題的討論分為四個層次 (圖 1)，第一個層次稱為表象層 (litany)，在媒體上看到的統計數字、新聞報導、具有特殊目的事件宣傳基本上都是這個層次的論述方式。製造無力感、恐慌、責怪他人或事件當事人 (政府官員或政治人物)。對問題的來龍去脈或基本假設都未能加以質疑或挑戰。第二層為系統層 (systemic causes)，會關注問題的系統性的原因，包括政治的、經濟的、環境的、歷史的、社會的、和科技的因素。政府和各種事件關係人的角色會被探討，也會利用數據資料解釋事件，數據會被質疑，但是不會根本推翻其既定的框架，媒體的社論或分析性的文章大部分是這一層次的探討。

第三個層次是世界觀 (world view) 的分析，探討支持和合理化特定事件的論述和世界觀。找尋超越當事人的深層的社會的、語言的、和文化的原因。重新檢視或是重新定義問題之所在。重新解構我們對問題的認識。這個層面又可分為幾個層級，第一級是利益攸關者 (stakeholder)，檢視各個利益相關的個人和團體。第二層是對世界的正當期待的意識型態 (how the world is and should be)，例如是經濟至上或是永續發展等的願景期待。第三層是文明背景透過世界觀的展現，例如西方的世界觀、伊斯蘭的世界觀、或是儒家的世界觀。第四層是認識論的，例如現代的、後現代的、前現代的認知。例如人口的未來，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的世界觀是不斷成長且倍數成長，但是以意識型態和文化的觀點切入，人口涉及的是女性對生育小孩、教養小孩、女性在男系社會中角色扮演和整個世界的勞力分工的議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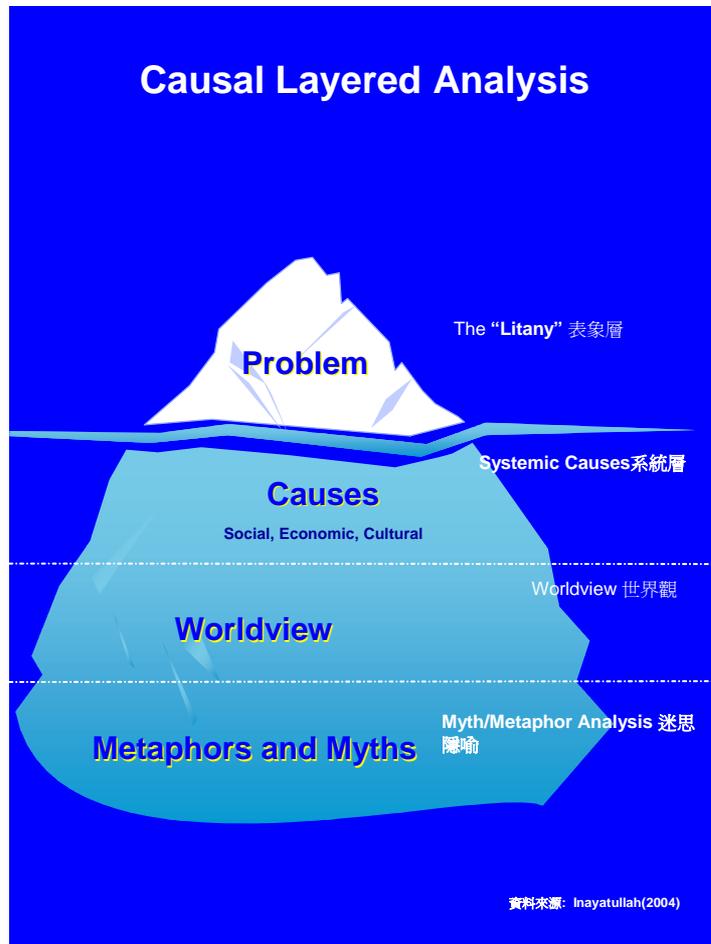


圖 1：CLA 的四個層次

第四層是隱喻或迷思 (metaphor or myth)，這一層是深層和集體的原型的故事，是潛意識的和情感性的面向，提出大膽和訴諸感性的角度和觀點看待問題，所用的語言可能較不明確，但是希望刺激意象的想像，希望觸動人的心而不是人的腦（感性大於理性）。

以聯合國的改革為例，表象層的討論是指摘聯合國缺乏效率的作為，無能的領導，還有財政上難題。在系統層，討論的重點落在聯合國結構上，強調聯合國內權力分配的不均，強國壟斷或獨斷的行為是問題的所在。在世界觀的層次，問題可以提升至世界權力義務的分配，為何聯合國的會員

資格是以國家為單位，全球治理的理想還能寄託在聯合國嗎？在建構新的世界秩序過程中，聯合國是助力還是阻力？最後在第四的迷思或是隱喻層，我們將問題拉到控制與自由的爭辯，人類追求全球政府是為了獲取更大的自由還是希望有效的控制？透過聯合國能將人類的命運緊密結合嗎¹？

參、馬英九外交政策的思維層次

接下來，我們使用上述的四個因果層次來檢視馬英九的外交思維。在表象層，我們看到馬英九對台灣邦交的問題歸諸於台灣的邦交國數字增減，被打壓的次數，被羞辱的場合，引伸出與中國關係交惡的代價，失業率、經濟表現不佳，將所有台灣內外的問題都歸結於與中國關係的交惡所致，就如他對外交部官員所說（馬英九，2008b）：

過去八年，中華民國的外交採取的是「烽火外交」與「金援外交」，從實際效果來看，這些政策實施的結果，無論是雙邊或多邊關係，對台灣到底有多大利益值得商榷。中央政府總預算有關外交部分，在 1993 年佔總預算 1.11%，97 年為 1.82%，增加率為 64%。可是邦交國數量變少了，從 8 年前到 8 年後少了 6 個國家。無邦交國家中的一些大國，與台灣的互信也受到相當衝擊。台灣參與外交活動一向困難，尤其是這 8 年特別困難。此外，台灣的國際形象也開始有一點往負面方向走，……因此我希望透過「活路外交」能夠脫離過去的困境，總體目標仍是鞏固邦誼，擴大友誼，參與國際與維護尊嚴。

在系統層次，我們看到馬英九（2008b）的主張：

我們也發現過去在外交上所遭遇的困難，並不是因為推動一個為世人所反對的政策，或者從事為國際社會所不齒的言行，完全是因為

¹ 此案例的四個層次論證乃結合 Inayatullah（2004）與作者的想法。

台灣與中國大陸在外交戰場上多年的競爭、鬥爭乃至於對立、衝突所造成的結果。責任當然不在我們。大家都在爭取國際社會的承認，這場從1949年10月1日即開始的競爭或鬥爭，當中起起伏伏，中華民國邦交國最多的時候是68個，現在23個。

他並將民進黨執政8年的外交總結為（馬英九，2008a）：

外交外行：民進黨不尊重外交專業，不信任有多年歷練的職業外交官，只以意識型態決定外交政策，以民粹作風操弄對外關係。

專搞衝撞：民進黨政府急躁、冒進、衝撞的外交政策，把各國對我國原有的信任與善意消耗殆盡。

政策多變：民進黨政府的外交政策完全為內政或選舉服務，刷爆台灣的國際信用，在所不惜。

死守教條：民進黨政府追求「法理台獨」，結果不但沒有改善台灣的國際地位，反而讓台灣形象從「民主模範」與「經濟奇蹟」倒退成「麻煩製造者」。

因此，他要以下列原則走出外交的活路（馬英九，2008a）：

維護主權：我們要努力提升與無邦交國關係，設法建立正式外交關係，並於國際場合捍衛中華民國國旗、國號與國歌等代表主權的標幟。

經濟實力：在全球化時代，外交與經濟密不可分，經濟活動可以幫助拓展外交，外交可以維護經濟利益，我們必須善用經濟實力，拓展外交。

彈性務實：參加國際組織，只要符合台灣的利益，名稱可以保持彈性。換言之，以「中華民國」名義或「台灣」名義或其他利於加入的名稱，我們都不排除。

平等尊嚴：不管我們用什麼名稱參與國際活動，都要遵循平等互惠原則，堅持台灣尊嚴。

馬英九上任後，又在外交部對他的活路外交做出更深入的闡述，指出活路外交基本的構想是（馬英九，2008b）：

台灣是不是在國際社會上每一個場域，都要與中國大陸對立與衝突，有沒有可能找出雙方互動、對話的模式？也就是說當台灣在兩岸關係上開始與對岸和解休兵時，在外交上是否也能擴大延伸乃至於比照？「和解休兵」不是要大家都去休假，而是說雙方不要在對方的邦交國去進行惡性競爭，不浪費資源來挖對方的邦交國，同時在自己的邦交國處理對方人民的相關事務時，能秉持人道原則。「活路外交」、「外交休兵」成功的基本要素就是兩岸之間已經建立一定程度的共識，雙方願意改善兩岸關係，如果我們能擱置爭議、建立互信並且求同存異的話，這是一個雙贏局面。我們要讓無邦交大國瞭解到，第一，兩岸關係的改善是我國善盡「負責任的利害關係者」的角色；第二，國際援助議題，我國會以人道、理性作為考量標準，不僅僅以外交承認作為考量，我們幫助需要幫助的國家，也有助國際社會整體的穩定。

從上面的論述，主權、全球化經濟、外交惡性競爭、人道原則、擱置爭議、建立互信、負責任的利害關係者、國際社會整體的穩定，這些在系統層次的經濟、政治、社會、環境等考量，可以看出較高層次的外交思維。

反應在具體的外交作為上，馬英九利用出訪友邦的機會，將本來可以讓台灣在國際舞台裡嶄露頭角的絕佳機會的元首外交，在馬英九的外交休兵原則下，變成其兩岸大和解的默契測驗，透過與中國的共識，馬英九表面上不大張旗鼓，過境美國不敢凸顯台灣的主權，換來與美國國務卿希拉蕊（Hillary Clinton）的會面。馬英九不但沒有宣揚台灣的國威，也沒有提升台灣在國際舞台的能見度，只有盡力表達他對「活路外交」的實踐，讓美國確認他不是會為了爭取台灣主權而衝撞美國定義的現狀的麻煩製造者。也讓中國見識到他的善意與有別於陳水扁的外交政策。至於與中南美洲友邦的交往，在中國不挖牆角的默契下，短時間內不會有斷交的危機，因此鞏固邦誼只是形式上的目的，這就難怪馬英九對諸多外交失禮事件都

毫不在乎。馬英九擱置拋棄主權、追求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共榮雙贏的大戰略，在此最高指導原則底下，低調、單純、務虛、夫人外交等策略便是必然的結果。

在世界觀的層次，因為這是深層因素，有時很難從直接的言語中窺視而得，只能根據其所做與所說的間接證據加以推論。綜觀馬英九就任以來的所作所為，我們大膽推論，馬英九與他的核心幕僚已經跳脫台灣的觀點看待未來的世界，他們在期待並希望創造一個中國人主導的世界，中國的崛起是必然的，台灣應該參與中國的崛起，並盡一己之力讓它更快地成為超級強權。他們相信台灣可以在中國爭取全球華人民族主義認同上起帶頭作用，從美國手中奪回台灣不只是收編台灣，更是對美國霸權的當頭棒喝，絕對是中國稱霸世界的重大宣示。馬團隊心中可能認定台灣過去依附在美國的保護是中國人內鬥的錯誤結果，兩岸的中國人不該再受到美國人操弄，這裡所涉及的是近百年來中國所受的種種屈辱，在馬英九的內心深處，似乎以恢復中國人的光榮為畢生的職志。馬英九不必然毫不關心台灣的發展，只是他深信中國霸權才是台灣的最佳依靠，他正按部就班地在帶領台灣駛向強盛的中國，這就是他認為的台灣的活路。

在最深層的迷思層次，我們認為馬英九對台灣與中國的發展，存在的最大迷思是中華民族的概念，他用中華民族處理這兩塊土地上的歷史記憶、政治認同、國家認同、文化認同、和民族認同等複雜的問題，簡單地以中華民族建構最大公約數。馬英九對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場合，都是中華民族的論述，例如兩岸經貿文化論壇、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尼加拉瓜僑宴、六四事件 20 週年感言、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CSIS）、國防部 98 年春節聯歡餐會、中華民國憲法學會、國慶大會致詞、國慶典禮致詞、軍人節暨全民國防教育日表揚大會、823 戰役 50 週年紀念大會、出訪多明尼加、訪視外交部、就職演說等²。「我們都是中華民族」是純粹感性的訴求，刺激對此產生認同的人心中產生美好的想像。

² 馬英九在以上所舉的場合的中華民族論述內容，請進入總統府網站 http://www.president.gov.tw/php-bin/dore2+/list.php4?_section=12，總統講祝詞專欄查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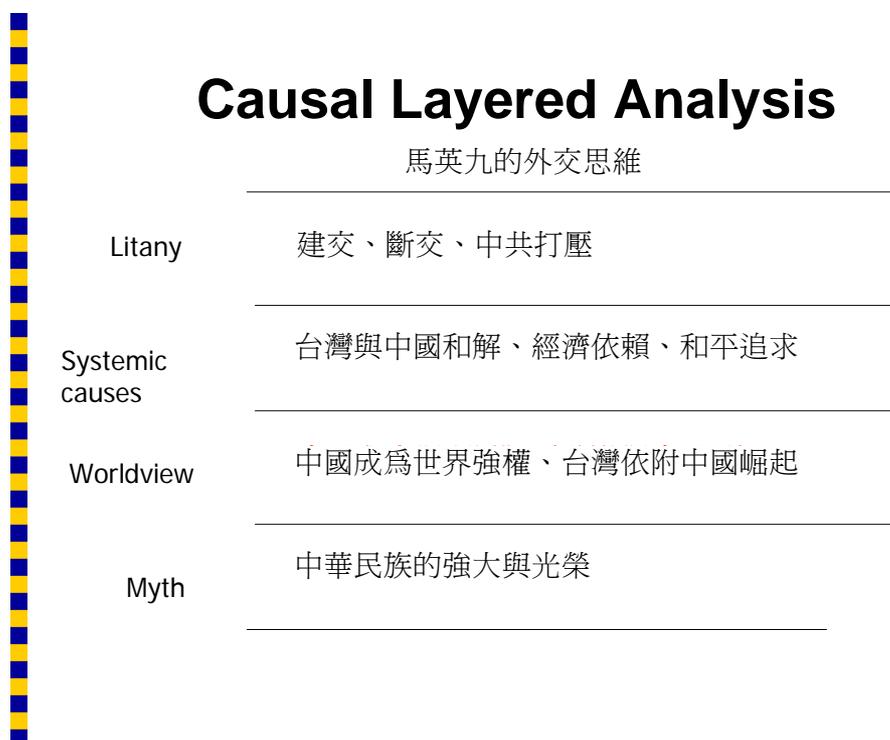


圖 2：馬英九外交思維的四個層次分析

肆、時間觀的問題

馬英九的兩岸關係上的中華民族迷思，可以用時間觀的角度再深入分析。未來學家 Richard Slaughter (2001) 認爲人能夠同時認知和想像過去、現在、未來三個時間點的事物，這是非常特殊的能力，但是一般人都視爲理所當然。美國心理學家 Philip Zimbardo 與 John Boyd (2008) 在其名著 *The Time Paradox* 中指出，「時間」是人們最關切的事，人對過去、現在、和未來的時間觀的偏好不盡相同。過去對人們造成的影響經常是面對事件的態度大於事件本身，意即事情已經發生後，許多作爲可能無濟於事，事件無法被改變，但是如何面對事件和建構回憶便可能有極大的不同結果。對過去的態度可能是悲觀負面或樂觀正面，前者可能走不出過去的陰影，

嚴重影響對當下事務的態度，身心曾經遭受重大創傷的人很容易有此現象。對過去過度樂觀者，可能忽略過去值得現在警惕的經驗和教訓，也可能過於沈溺於過往，抗拒任何改變，或是因為過往的美好回憶而無法勇敢面對當前的現實 (Pluck, et al, 2008)。

在面對現在的時間觀上，可能有當下享樂派 (present-hedonistic) 和毫無希望派 (present-fatalistic)，一個人如果過度注重眼前的享樂而忽視未來結果的影響，則可能淪為過度享樂者，通常偷竊、吸毒、好賭、喜好冒險者都是這類時間觀的結果。而對眼前感到毫無希望者，悲觀地認為任何做為都無法改變現狀，大環境的影響力主宰一切，個人的努力是無濟於事。

至於面對未來的態度，有一種只看上未來而不計眼前的極端態度，稱為先驗未來者 (transcendental-future)，他們追求的他們想像和計畫的美好未來，這部分本來不成問題，只是他們為了未來可以完全不管眼前，甚至不惜以眼前的一切去換取那個想像的未來，Zimbardo 與 Boyd (2008) 認為一些伊斯蘭恐怖份子的自殺式攻擊就是這類時間觀的產物，他們追求眼前這個生命以後的那個更美好的生命，而且認為只有經由犧牲或是跳過眼前這個生命才能達到，因此他們認為自殺攻擊行為是必要的而且是神聖的。

時間觀的差異是人與人關係不睦或爭吵的主要因素，夫妻、親子、師生、甚至是政治人物的歧見都是來自對過去、現在、未來的著眼點差異。有人沈溺於過往，有人只重視當下，有人不切實際地寄希望於未來，堅持某單一時間觀經常容易形成錯誤的決策，也容易導致紛爭。因此，成熟、健康地在過去、現在、未來三個時間點上維持平衡，才能保持健全的生活。

馬英九拋棄與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恩怨，將國共爭鬥 60 年視為正向面對過往。現在的作為是釋放善意，不管代價多高，所有的回報都在未來，他壓賭中國的崛起，以中華民族的強大為掩護，為了追求中華民族的光榮與世界的主導地位，當下的犧牲或是冒險都是值得的，也是在這種完全以未來為依歸的原則下，中國任何眼前的不友善或是充滿敵意的作為都會被

容忍接受，因為希望都在未來。天下雜誌最新的民意調查顯示，雖然兩岸關係從緊繃走向和緩，但是台灣民眾認為台灣國際地位遭邊緣化是台灣的第四大危機，僅次於經濟衰退和貧富差距拉大、政黨惡鬥、政治貪污腐敗。而且對於台灣經濟過度依賴中國大陸，似乎愈來愈焦慮。擔心和非常擔心的人，激增到 61%。而且，愈往南部，擔心的人愈多（林倖妃，2009）。另外，對中國的經濟開放，成效其實有限，進口大陸總額大衰退（賴建宇，2009），中國「家電下鄉」上半年統計出爐，總銷售金額一百六十二·三億人民幣（約七百七十九億台幣）中，台灣廠商僅宏碁和櫻花兩家廠商分別賣出兩百零八台電腦、十三台熱水器，總金額不到七十三萬人民幣（約三百五十萬台幣）（盧永山，2009）。

在外交上，我國以觀察員身份參與世界衛生大會所引起之軒然大波、關閉駐外代表處、駐美武官降級，馬英九出訪友邦不受重視，甚至不反對友邦與北京互設經貿辦事處，以及中國無理要求開放海峽中線等，中國在當下對馬英九的兩岸政策並無明確的回應與積極的作為。

面對這些眼前的焦慮和擔心，馬英九似乎都可以用未來的榮景加以掩蓋，只要持續對中國靠攏，這些問題將來都可以得到解決。這樣的想法不就像前面所敘述的先驗未來者，完全看重現在無法檢驗的未來，而忽略或是不管眼前的一切。

如何面對中國是當前台灣社會的最大挑戰，中國的未來發展是制約台灣人思考未來的重要因素，民進黨與中國的對話失敗，導致走入逢中必反的極端。國民黨深刻體認中國的重要性，成功扮演民進黨的對照組，獲得中國共產黨的青睞，所有歷史恩怨拋一旁，和解的速度和內涵都令人驚訝。但是國民黨的執政必須面對完全棄守台灣自己的主體地位，完全以中國未來決定台灣的未來的質疑。就像冷戰時期的芬蘭在強鄰蘇聯的巨大陰影下，芬蘭的外交政策必須以不影響蘇聯的安全為首要考慮，對外事務上都必須先研究蘇聯的可能反應和看看莫斯科的臉色。這個被西方媒體譏為「芬蘭化」的作法，很幸運地碰到蘇聯解體，所以芬蘭才能擺脫蘇聯的直接和

間接的控制，也才能創造 21 世紀初期的亮眼成績（紀舜傑，2009）。馬英九的外交如果朝著「芬蘭化」前進，然後又看好並預期中國的強大，那台灣如何擺脫這股強大；且是越來越強的制約力量呢？

我們如果用過去（重力）、現在（推力）、未來（拉力）的三角分析法來看（圖 3），馬英九對中華民族的未來願景，即由中國崛起建立中華民族的強大與光榮，是馬英九推動兩岸未來的一股很大的拉力。當前的推力是中國崛起的事實、台灣對中國的依賴、國民黨執政、以及台灣人民對和平的渴望與對戰爭的恐懼，因此有助於馬英九朝他的未來願景發展。但是歷史的包袱或是國際結構的因素可能阻礙馬英九的願景實現，包括台灣主體意識的茁壯、國共的鬥爭歷史、美國的角色、以及台灣關係法與美日安保條約的牽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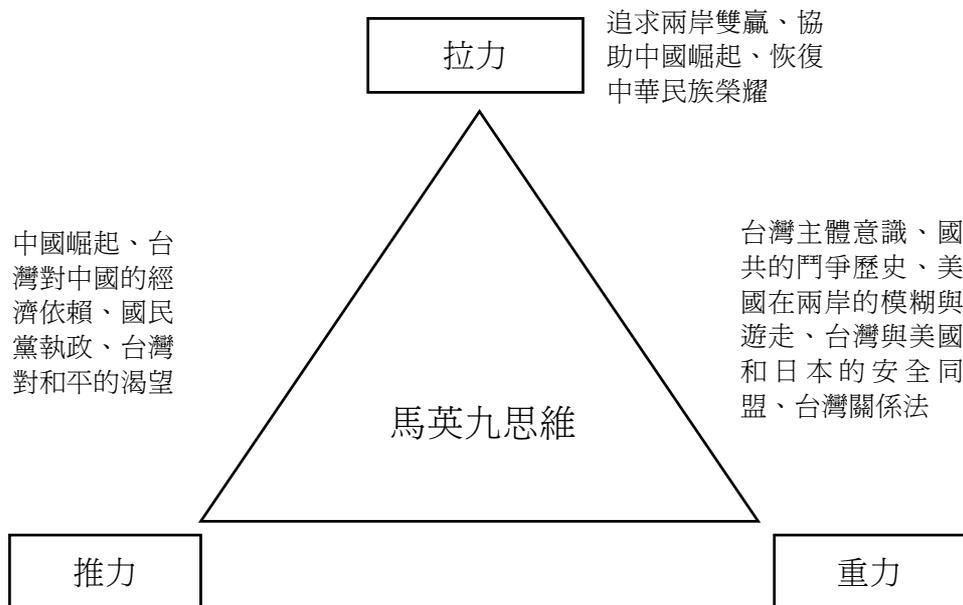


圖 3：馬英九兩岸思維的三角分析

馬英九目前顯現的堅強意志便在追求未來願景上，他會利用當前的推力，必須克服歷史和國際的阻力，當然他也必須抵擋台灣內部對未來的不

同願景的追求，相當程度上，反對中國的人都是厭惡其過去殘酷的權力鬥爭，不民主的施政，以及對台灣的無情打壓，這些反中國的時間觀偏重在過去與現在，既痛恨中國過去與現在的作為，也對中國的未來持負面的期待，因此在論述上，反對馬英九未來願景的人，其實除了強調中國過去和現在對台灣不利的事實外，也需要在中國的未來上有所論述，才能與馬英九的未來願景相抗衡。

伍、結論

紐約大學教授熊玠曾分析馬英九是在追求聖人之治，並引用哲學家所言「聖人之治天下，注重於取消一切致亂之源……以無為為之，以不治治之」。最終要做到「無為反無不為，不治反無不治」的境界（熊玠，2008）。這樣的評論，真實地反應所有以中國為思想基礎的人對馬英九的期待。

馬英九追求中華民族的光榮與強大是他的終極目標，然而他對中華民族的概念是模糊的，他或許更想表達的是中國人的光榮和強大，只是礙於當前的情勢不容許他如此表白。從他上任後，延續國民黨的與中國將往的途徑，由探親變成貿易，貿易變成旅遊，旅遊變成投資，投資變成經濟依賴，再從經濟到政治協商，都是有計畫且按照節奏地往他的終極目標前進。

另一方面，這兩年來，台灣的主要議題只有經濟包藏政治的 ECFA 主議題，台灣的生活層面掉入只有經濟問題的物質層面，因為中國的經濟實力大增，變成美好的學習榜樣，或是唯一的伙伴，完全不計較中國在制度及思想和價值層面的落後和倒行逆施。

臺灣的文化核心；民主、自由、法治、多元包容的特點會不會因為過度向中國靠攏而隱藏，甚至逐漸消失？過度稱頌中國的經濟強大可能相對地抹煞台灣的優質文化內涵。從馬政府對自由之家評比台灣新聞自由的得分倒退不以為意，對洛桑管理學院經濟競爭力評比進步大肆宣揚，不正看出馬政府回到國民黨以經濟數字正當化其政權的老路！

我們探討馬英九的深層因素並不必然認為他是個很複雜的謀略者，因為我們看到他的深層因素其實也可說是很簡單的因素，有些人的深層內在很難被剖析，但是馬英九應該是個簡單的人。他跟所有的人一樣具有許多想法和理想，差別在他比所有的人更容易地得到實現的權力，他一路走來，看在許多人眼裡，幸運是很重要的因素，不管是媒體的寵愛或是時勢對他的眷顧。對於台灣、中國、和世界，他真的認真地思考過、算計過、追求過嗎？還是他總是被推著往前走，一步一腳印都是別人的初衷和算計？或許一些機關算盡而無所得的人會嫉妒他，但是又能如何！

瞭解馬英九的世界觀、歷史觀和他所追求的終極目標，我們應該瞭解這些是很難被改變的深層因素，這些因素也很難辯證其對錯，我們如果不贊同、反對、甚至是厭惡這樣的世界觀和歷史觀，希望防止他們變成實質的政策，最根本的方法就是不讓他握有執政權力，用另一個世界觀和歷史觀來取代。就像美國自由主義者不會企圖說服現實主義者改變其基本意識型態，而是希望在選舉競爭中將對手打敗，而透過執政實現其理念。當然反對黨有對執政黨提出異議的天然使命，要求反對黨不為反對而反對是不符情理的，但是除了這種表面的反對外，更實質的反對使命是提出不同的對照，讓人民有所選擇與依靠，即解構乃是為了另一個建構。解構馬英九的權是不是終極目標，建構一個有別於他，而且能獲得台灣人民青睞的願景才是真正的目的。

參考文獻

- 李逸舟。2009。〈法理情三維建構下的“一中原則”〉《中國評論新聞網》，11月30日（<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11/5/2/4/101152457.html?coluid=93&kindid=3310&docid=101152457>）(2009/12/18)。
- 林倖妃。2009。〈2010 國情調查〉《天下雜誌》437期，12月16日，（<http://www.cw.com.tw/article/index.jsp?page=1&id=39740>）(2009/12/20)。
- 紀舜傑。2009。〈芬蘭的國家認同〉發表於台灣國際研究學會主辦「瞭解當代芬蘭民主政治學術研討會」。台北：外交領事人員講習所國際會議廳。10月18日。
- 馬英九。2008a。〈馬蕭競選外交政策〉《財團法人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4月24日（<http://www.npf.org.tw/post/11/4114>）(2009/12/8)。
- 馬英九。2008b。〈總統訪視外交部並闡述「活路外交」的理念與策略致詞〉(http://www.president.gov.tw/php-bin/prez/showspeak.php4?issueDate=&issueYY=&issueMM=&issueDD=&title=&content=%AC%A1%B8%F4%A5%7E%A5%E6&_section=12&_pieceLen=50&_orderBy=issueDate%2Crid&_desc=1&_recNo=22) (2009/12/22)。
- 熊玠。2008。〈馬英九的治國哲理、「兩岸外交休兵」、台灣以及兩岸關係之前景〉《海峽評論》213期（<http://www.haixiainfo.com.tw/FF/213-7280.html>）(2009/12/22)。
- 盧永山。2009。〈中國家電下鄉騙很大／台商只賣了 208 台電腦、13 台熱水器〉《自由時報》，7月24日（<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9/new/jul/24/today-t1.htm>）(2009/12/25)。
- 賴建宇。2009。〈中國採購團，吹很大，買很少〉《天下雜誌》433期（<http://www.cw.com.tw/article/index.jsp?id=39282>）(2009/12/25)。
- Foucault, Michael. 1973. *The Order of Things: An Archa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 Galtung, Johan. 1996. *Peace by Peaceful Means: Peace and Conflict, Development and Civilization*. London: Sage Publishing Ltd.
- Inayatullah, Sohail. 2004. *The Causal Layered Analysis Reader*. Taipei: Tamkang University Press.
- Pluck, Graham, Kwang-Hyuk Lee, Hannah E. Lauder, James M. Fox, Sean A. Spence, and Randolph W. Parks. 2008. "Time Perspective, Depression, and Substance Misuse among the Homeless." *Journal of Psychology*, Vol. 142, No. 2, pp. 159-69.
- Slaughter, Richard. 2001. *The Knowledge Base of Futures Studies* (CD Rom). Melbourne: Foresight International.

Zimbardo, Philip, and John Boyd. 2008. *The Time Paradox: The New Psychology of Time That Will Change Your Life*. New York: Free Press.

Causal Layered Analysis on Ma Ying-jeou's Foreign Policy Thinking

Shun-Jie Ji

Assistant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Futures Studies

Tamkang University, Tamsui, Taiwan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use “causal layered analysis, CLA” to analyze President Ying-Jeou Ma’s foreign policy. Since he put Taiwan-China relation on the top agenda, we will mainly focus on his policies on China. In the litany level, we see Ma attributed all problems and difficulties of Taiwan foreign relations to DPP’s anti-China policies. Under DPP’s hostile strategies, China made all efforts to isolate Taiwan’s breathing room in international stage and to impede Taiwan’s economic growth. In the systemic level, Ma focused on issues of sovereignty, global economy, humanity principle, and responsible stakeholder to develop his foreign policies. In his world view, Ma seemed to have look beyond Taiwan’s stance to a bigger picture, in which China is rising to be the lone superpower of the world. Taiwan should contribute to this process by following China’s leadership. In the myth level, Ma used Chinese People to simplify all interwoven issues like state identity, culture identity, national identity, and historical identity. This article concludes that the opposition party should not try to overthrow Ma’s world view or myth. Instead, they should provide an alternative vision to Taiwan.

Keywords: causal layered analysis (CLA), worldview, Chinese People